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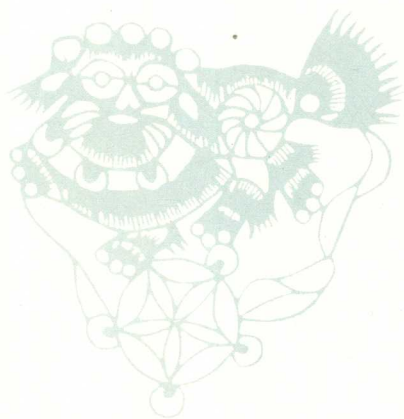
漂泊

的

家园

piabodejiayuan

● 钱理群 ● 著





1



漂泊的家园

piabodejiayuan

● 钱理群 ●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漂泊的家园/钱理群著. —贵阳:贵州教育出版社,
2008.3

(我的贵州/段小鸽主编)

ISBN 978—7—80650—917—3

I. 漂… II. 钱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1593 号

漂泊的家园

钱理群 著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

(电话 8654672 邮编 550004)

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字数 11.875 印张 266 千字

版次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80650—917—3/I·50 定价:27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新添大道测绘院 电话:6300007 邮编:550018

“报春晖”的意义 (代序)

我非常愿意来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,直接原因是我被这幅“春晖行动”的寓意画所震动了:这是在贵州山区随处可见的一位少数民族的老人,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如许深刻的印记,使你不由得想起贵州那块土地上的深深的沟壑。现在她就站在这里,用她几分浑浊、几分清亮的眼睛,望着我们,迫使我们思考:我们与这块土地,以及世代代生养、耕耘于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关系。

这正是这些年一直纠缠着我的灵魂的一个问题。

我不是贵州人,但我始终把贵州视为自己的“第二故乡”,而且其感情远胜于我的祖籍,以及我的出生地。我在1960年大学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贵州,直到1978年到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而离开,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。这正是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八岁人生最美好的时光,我在贵州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,这就意味着,在我人生道路最艰难的岁月里,是贵州这块土地和贵州老百姓,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,我也和他们一起共同经受了生命的磨难,而建立起了永远隔不断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。

这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,在此后二十七年的北京生涯中,我也一直保持着与我当年工作的贵州安顺的密切联系,以至于我经常自豪地说:我有两个精神基地,一个是处于中国思想、文化、教育高端的北京大学,一个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贵州,我的学术生命正是因为有了这两大依靠,才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风貌与价值,同

时也赋予我一个使命,即是要用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将中国的高层文化与底层社会沟通。因此,当2002年我在北大上最后一堂课时,学生们问我,你退休以后,准备到哪里去,我几乎是不加考虑地冲口而出:到贵州去,去回报那里的父老乡亲。这正是: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。

但对于我来说,这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:这不仅是回报,更是“寻根”。而这背后,是包含了我对当下中国思想、文化、教育,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的一种隐忧的。

我在退休后的第二年,即2003年就到贵州去讲学,到贵阳四所大学:贵州大学、贵州师范大学、贵州民族大学、贵州教育学院,以及黔南、黔东南、遵义、安顺等地区的师专,和那里的大学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。为这次讲学,我作了精心的准备,和当年安顺的学生、同事及安顺籍的贵州著名作家戴明贤先生一起,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,编了一本《贵州读本》,对贵州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与阐释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通过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教育命题:“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”,这也是我与贵州大学生对话的主要话题。

其实,“你认识脚下这块土地吗?”这个问题,不仅是当下中国大学生,中国的青年一代的问题,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,也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在我看来,越来越陌生于中国这块土地,越来越脱离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,这正是当下中国思想、文化、教育、学术的根本问题,甚至可以说已经构成了某种危机。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。如果说中国年轻一代需要寻根,那么,我们知识界更需要寻根。

这就说到了我们这次讨论会的主题:“报春晖”的意义。在我的理解里,这一命题的实质,是一个“我们与贵州、中国这块土地,土地上的基层民众,普通老百姓、父老乡亲们的关系”问题,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,是我们自身的需要。这就是说,“报春晖”,不仅是一个“回报”,一种“给予”,更是一个“回归”,一种“获取”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,这是重新建立我们与中国这块土地,与中国农民的血肉联系。

这种血肉联系本来是我们的立国之根,是我们立人之本。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贵州的农民,中国的农民,为贵州的解放与建设,为中国的革命与改革开放,所作出的、并在继续作出的重大贡献与牺牲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,在相当一段时间,我们忽略、忘记了他们,以至他们今天还生活在落后与贫困之中。我们对这位在画面上直视我们灵魂的老妈妈,对贵州的老百姓,对中国的农民是欠了债的。因此,我们的“回报”,实际上是带有很大的“还债”的意味。更重要的是,对中国这块土地,对农民、农村的忽略与忘记,更是带来了我们自身发展的根本性缺陷,现在我们的“回归”,其实是一个“补课”,是重新寻找我们自身的“根”:我们事业的依据,我们做人的依据。

(2004年12月21日在贵州团省委
主办的“春晖行动”讨论会上的讲话)



梦牵魂绕这方土(2005年)

目 录

CONTENTS

辑一：认识脚下的土地

- 1 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
- 22 《贵州读本》前言
- 25 “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

辑二：自己描写自己

- 83 用自己的话，真实、真诚地描写自己
——读《20 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》
- 88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
- 106 现代乡土文学的先驱
——读杜惠荣、王鸿儒《蹇先艾评传》
- 111 石果创作论
- 122 何士光创作论

辑三：融入生命的记忆

- 137 永存赤子之心
——我的中学经验和贵州经验
- 146 知音在民间
- 150 哦，你是我的父亲
- 155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
- 158 痛悼同代人的死
- 161 给亡友尚沸

目 录

- 165 我的怀念温馨而恒久
——悼夏其模老师

- 168 “咬紧泥层根不死”
——读韩乐群:《刺梨蓬草》

- 175 思想寻踪
——篮子:《山崖上的守望》序
(附录):新年来信(篮子)

- 190 一个中国边远地区的底层知识分子的
“文化大革命”记忆

- 223 走出贵州:我和王瑶先生的相遇

辑四:漂泊与困守

- 229 乡之子的漂泊与困守
——我看罗迎贤《故乡人》
(附录):故乡道上(陈墨)

- 234 我们回避了什么?
——对安顺《小世界》所载《圣坛上的北大》
一文的响应

- 239 世纪末的心灵相遇
——读《小世界》文有感

- 246 我们的坚守和追求
——读袁本良《守拙斋诗稿》的断想

目 录

CONTENTS

辑五 爱黔者说

- 267 贵州发展道路的遐想
- 288 贵州大学教育的畅想与空谈
- 302 西部农村教育的思考
- 318 寻求中国乡村建设和改造之路
- 325 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
- 329 我看《一个人的安顺》
- 338 “诗意地在大地上栖居”
——喜读《神秀黔中》
- 343 “土地里长出的散文”
——读宋茨林《我的月光我的太阳》，兼谈
《黔中走笔》
- 371 后记

辑一：认识脚下的土地

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

你认识脚下的这块土地吗？

虽然我是第一次来民院，但是早就想来与大家见面、交流了。记得去年6月27日，我在北大上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，学生问我退休后准备做什么，我说我有三个回归，一是回到家里去，读书、写作；二是回到贵州去；三是回到中学去。当晚学生在网上挂很多帖子，说“钱先生一路走好。”所以我离开北大后，第一站就到贵州来了。为了这次回来，我作了认真准备。退休前，我与以前在安顺的朋友编了一部《贵州读本》，讨论贵州文化。今天来，就是来与同学们讨论贵州文化的。

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与我的经历有关。有些同学可能知道，我大学毕业后就被分到贵州，在安顺卫校教书，后来调安顺师范、安顺师专。那是1960年至1978年，我二十岁至三十八岁。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，我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。在贵州的十八年，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，也是最多难的

时期,是贵州这块土地接纳了我,所以我对这块土地有很深的感情,我的感情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。1995年我在韩国当客座教授,夜里做梦,回到贵州,得诗一句——“梦里万家竹楼”。因为我不是诗人,得一句就写不下去了,我把这句诗寄给我的好朋友,贵州大学的袁本良教授,请他补足。结果他寄回一首《西江月》:“眼底星星渔火,梦中万家竹楼。他邦竟作此乡游,许是汉江雨后?惯看烟岚出岫,曾谙水上凫鸥。何时携手再寻幽,共赏夜郎春透。”此次来,就是来携手再寻幽。

来前为了编《贵州读本》,读了许多关于贵州的材料。在阅读、编写的过程中,我忽然发现,我对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其实很陌生。我越爱她越发现自己对她了解不够,我对她是如此的熟悉,又是如此的陌生,这使我感到震撼和痛苦,甚至有些难堪。我不断追问,我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吗?我作为黔友,却不认识这块土地。试问在座诸位,你们作为生于黔,长于黔,现在仍然生活、学习在黔的黔人,你们了解、认识这块土地吗?

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,既然黔人黔友都不很了解贵州这块土地,那么贵州以外的人不了解、误解贵州这块土地也就不可免了。黔人、黔友走出贵州,常常会遇到尴尬的场面,就是人们对贵州的忽略、陌生。前几个月,贵州师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去北京办事,他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参观,在馆中到处寻找贵州作家的资料,结果只找到很小一张照片,就是蹇先艾先生的照片。他对我说,我们贵州有那么多现当代作家,有那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,为什么里面没有他们的名字?他感到困惑不已。我想到当年鲁迅说的一句话:中国在世界民族中处在弱势的地位,当你处在弱势的时候,就常常处在被描写的地位。别人就会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写你,

或是把你当作一种奇怪的东西来写,或者对你表示漠视。贵州在全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中,确实处于弱势的地位,因而仍然摆脱不了被描写的命运。那么怎么办,怎么改变这种状况?不能依靠别人来写,当然别人愿意,我们也欢迎他来写,但主要是靠自己来描自己,自己写自己的历史,自己写自己的文化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,我们这个《贵州读本》是黔人和黔友自己描写自己的尝试。

要以新的眼光来看贵州这块土地

人们提到贵州,总要想起三句话:一个是“夜郎自大”;一个是“黔驴技穷”;一个是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里平,人无三分银”。这是外省人对贵州的印象。贵州的有识之士感到这是压在头上的“三座大山”。这“三座大山”中有很多的误解。正如戴明贤先生说的——戴明贤先生是《贵州读本》的主编之一——他说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首先问“孰与汉大”的是滇王,并不是夜郎王。而且提出与汉相比谁大的问题,就被认为是不自量力,说明在汉的潜意识里它是最大的,这其实就是妄自尊大的表现。因为汉以外还有印度、希腊、埃及、西亚、罗马等等,世界大得很。到底谁自大,谁不自量力,这些都可以讨论。又如“黔驴技穷”,柳宗元在文中就说得很明白,“黔无驴,有好事者船载以入。”说明这只驴不是贵州驴,而是外地驴。这头驴被贵州的老虎吃掉了。而且据北大季羨林教授考证,类似黔驴技穷这样的故事,全世界都有。印度寓言故事集《五卷书》中有印度驴,《伊索寓言》中有希腊驴、法国寓言作家拉封丹的寓言书中有法国驴。这是人类普遍的一个故事,并非贵州才有。至于“三无”一句,的确写出了贵州地理地貌、

气候、民生、经济的部分实情,这还涉及如何认识的问题。这“三座大山”长期压在贵州人头上,就会形成强烈的自卑感。这个自卑感如果不除去,是没有办法正确认识贵州这块土地的。因此这次编《贵州读本》,就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一看贵州这块土地。这书中有我们的一些发现、感受、领悟。由于时间关系,我只能作一点简单的介绍。

贵州文化的包容性

有人说贵州非常封闭、非常狭隘,是不是这样封闭,这样狭隘,我们来讨论讨论。大家知道,在湄阳河畔有一个青龙洞,青龙洞的古建筑群堪称一绝,既有传播道家思想的正乙宫、吕祖庙、玉皇阁、斗姥宫,也有佛教禅宗的大佛殿、观音殿,还有讲修身、治国、齐家、平天下的紫阳书院。此外还有民间、世俗的会馆、戏台。很多人到了青龙洞,都为这种建筑格局感到惊讶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可以把青龙洞建筑看做贵州文化的一个象征。它有很大的包容性,把很多文化都有容纳其中,而且完整地保存下来。比如佛教文化,它是在唐宋之间就传入贵州的,在明清达到鼎盛。明清之际,许多高僧从四川、从中原避乱来黔,还有许多遗民、义士为躲避清廷的政治迫害而遁入空门,如丈雪、语嵩、赤松、厂石、大错(钱邦芭)等等。道教也是明清传入贵州的,福泉的福泉山就是道教内家功的开山祖师张三丰的修炼所之一,是国内有名的道教圣地。伊斯兰教在元代由云南传入贵州,耶苏会在南明永历朝传入贵州。20世纪初,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来到黔西北乌蒙大山深处的苗民中传教,他将基督教与苗族素有的巫教结合起来,在苗族中扎下根来,

出现了石门坎文化。

刚才说到会馆,会馆是外省人在流寓地建立的同乡会的活动场所。会馆全国各地都有,但像贵州这样从省城贵阳到各府州县,甚至穷乡僻壤都遍布会馆,却是少见的。如在贵阳,现九华村原是江南会馆,城南的三中处是两广会馆,大十字百花剧院处是湖南会馆,太平路有江西会馆,成都路有四川会馆。会馆的背景是移民,贵州是一个移民省,现在的主要少数民族苗、布依、侗、水、彝等民族,都是外地迁来,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更不用说。真正的贵州土著民族,称得上是古夜郎国居民的,只有仡佬族。所以贵州文化带有很大移民特征。这些人来贵州后,都说自己是湖南、江西人、浙江人等,从不说自己是贵州人。总认为祖先是外地人,自己也是外地人,这就使得贵州的文化凝聚力相对较弱。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这些人虽然仍在认同自己的祖籍,但他们将原籍的先进文化带进了贵州,贵州就聚合了各地的先进文化。由于地缘的不同,贵州不同地方的文化就有所差异,如黔北的遵义地区就更多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,黔东的铜仁地区受到湘楚文化的影响,黔西的毕节、六盘水更多的受到滇文化的影响,黔中的贵阳则呈现五方杂处的特色。所以说贵州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

神话传说背后:对人与宇宙生命的关系的感悟

我们还可以考察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。贵州少数民族的种种神话、传说、歌谣、民俗,长期被人误解,认为是神秘、落后的表现。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神话、传说、歌谣、民俗呢?在神秘面纱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?

比如说贵州各民族都有开天辟地的神话,这些神话包含了怎样的理念呢?贵州号称山国,居住在山国的贵州人对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呢?一个人,当他笔立于高山之巅,尤其是在晚上,上头是天,下面是地,中间是人,是他自己,他可以感觉到天空的呼吸,大地的呼吸和他自己的呼吸,他就会发生种种追问,如天、地、人,是怎么造出来的?天、地、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?——这样一种形而上的追问。所以贵州各少数民族都有开天辟地的神话。

比如说苗族认为天地是盘古所开,盘古死后,他的五脏六腑化作宇宙万物,盘古的心是太阳,盘古的胆是月亮,盘古的骨骼是石头,盘古的肉是泥土,盘古的毛发是草木,盘古的血液是河流。这背后就有一个理念:宇宙与人一样,是有生命的;天地万物与人都是有生命的,相通的。

在布依族神话中,开天辟地的时候,造了十二层天,造了十二层海。“我们就像大雁,张开我们的翅膀;我们就像老鹰,把脚缩在翅膀下。飞上十二层天,腾上十二层雾,去看看那一层层的天,去望望那一层层的雾。”“我们飞上第一层天,雾罩变成白云一朵朵,雾罩变成星云一片片”;……飞上第三层天,“天上的鸭挤成堆,天上的天鹅拢成群”;……飞上第五层天,“来到天帝的大门,左边的门扇雕着风,右边的门扇”;……飞上第七层天,“七姊妹正在织绫罗”;……飞到第十层天,“见到了老雷公”;飞到第十一层天,“碰见‘都卡(天狗)吃月亮”;飞上第十二层天,“太阳比火烫,不能走近太阳,不能靠拢太阳”。还“要准备麻鞋十二双,要准备花鞋十二双,下水去看看,下海去望望。”这是多么奇特的想象,这种想象让人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《神曲》。但《神

曲》是诗人虚构的、幻想的，布依族的十二层天十二层海，是他们认定的宇宙、天地结构，他们相信是真实的。

彝族神话中，曾天神、地神、风神争大的局面，争得不可开交，这时人出来了，这个三百六十丈高的巨人分别降服了各神，安排他们各司其职，让风神作监督。在这些神话中，包含着少数民族对宇宙、对自然、对人的理解，在他们看来，人与宇宙万物是相依相存、互相转化、相敬相亲、和谐共生的。这样的动人的想象对今天我们理解人与宇宙、自然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的。

歌谣里的生死观念与生命体验

再说歌谣。在贵州的节庆日，日常生活中，在乡间小道，冬天的火塘边，都可以听见唱歌。在歌声的后面，有着怎样的想象呢？

如可以唱几天几夜的古歌。《贵州读本》中选了彝族古歌《戈阿楼》，叙述是彝族老祖戈阿楼的故事。按彝族的传统，死老人要扎纸马，跳海马舞，让死去的老人骑海马上天去与老祖先住在一起。吟唱古歌的过程，是超越时空的，是今人与古人、后人与先辈的灵魂相遇、相通；在灵魂的相遇、相通中，在祖辈对历史的诉说中，传递着祖先的遗训。这一代代传下来的是什么呢？《戈阿楼》中说，彝族受到异族的入侵，戈阿楼率部族奋起反抗。在反抗侵略的过程中，戈阿楼产生了这样的思想：入侵我们的军队的士兵都是人，都是老百姓，哪个没有父母，哪个没有妻子？杀他们哪一个，我都有罪。为了止息战争，老人宁肯自杀。这首古歌就包含了现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，以暴易暴的问题。戈阿楼说，人父是我父，人母是我母，人兄是我兄，人弟是我弟，大家一个样，